考信錄

古文尚書辨僞目錄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古文尚書眞僞源流通考

唐宋以來世所傳尚書凡五十八篇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爲今文尚書自大禹謨以下至於冏命二十五篇世以爲古文尚書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數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

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漸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均爲帝王遺書何獨懸殊若此乃取史漢諸書覆考而細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舊說之非是所謂古文尚書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梁以來江左之僞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孔壁之古文尚書也

今文尚書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爲三十一篇）皆隸書故謂之今文與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雖同而字句多異古文尚書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謂之古

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爲三十一篇馬融鄭康成之所註者是也其十六篇殘鈌不全絕無師說謂之古文尚書逸篇西漢之時今文先立於學官迨東漢時古文乃立自是學者皆誦古文而今文漸微永嘉之亂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僞尚書者出於齊梁之間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共五十八篇有傳及序僞稱漢孔安國所作唐孔穎達作正義遂黜

馬鄭相傳之眞古文尚書而用僞書僞傳取士由是學者童而習之不復考其源流首尾遂偰以此爲卽古文尚書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爲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跡爲邪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有餘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錄中逐事詳爲之辨以期不沒聖人之眞然恐學者狃於舊說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眞僞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實也故復溯流窮源爲六證六駁因究作僞之由并述異眞之故歷歷刻之如左庶僞者無所匿其情云爾

一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復得多十六篇並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文同不複舉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

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漢書藝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堯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皋陶謨（今益稷篇在內）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爲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在內）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爲二十九篇與今文篇數同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汩作九共（後或分爲

九篇故正義謂之二十四篇　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史記所謂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者是也而今所傳二十五篇則有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有六篇而無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與漢儒所傳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堯典皐陶謨分出非別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數亦異其非孔壁之書明甚使孔壁

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稱爲十六篇司馬遷何以亦云十餘篇乎蓋擬僞書者聞有五十八篇之目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蓋分盤庚爲三篇九共爲九篇別出康王之誥而增河內女子之僞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詳故擬此二十五篇而別出舜典益稷二篇以當其數惜乎學者之不察也

一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歷歷可指皆止二十九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每遭困阨握

抱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建武初東歸徵拜侍御史
至京師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皆推服焉濟南徐光始事衞宏
後皆更從林學林以所得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
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衞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
墜於地矣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後漢書儒林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尚書九卷鄭元注　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後漢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淪亡略盡是以杜林死守此書以傳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本紀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馬鄭皆傳杜林之書而止二十九篇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爲古文所無即大禹謨等九篇亦非杜林賈逵所傳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經傳歷歷俱全何以杜林漆書

無之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傳注乎然則二十五篇決

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

一僞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

異顯然後人所撰

大禹謨與臯陶謨不類篇末誓詞亦與甘誓不類

五子之歌允征摭拾經傳爲多其所自撰則皆淺陋不成文

理

泰誓三篇誓也與湯誓牧誓費誓皆不類

仲虺之誥湯誥武成周官皆誥也與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皆不類

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訓也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皆不類

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與顧命文侯之命皆不類

按臯陶謨高古謹嚴大禹謨則平衍淺弱湯牧二誓和平簡切泰誓三篇則繁冗憤激而章法亦雜亂盤庚諸

誥誥𠂤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懇摯之意仲虺三誥則皆淺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較爲近古然亦雜亂無章訓在商者簡勁切實在周者則周詳篤摯迴然兩體也而各極其妙伊訓太甲諸篇在肜日戡黎前數百餘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異矣而周書之旅獒乃與伊訓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詞九篇淺陋尤甚較之文侯之命猶且遠出其下況顧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豈非因命詞中無

多事跡可敘易於完局故爾多爲之乎試取此二十五篇與三十一篇分而讀之合而較之則黑白判然無待辨者無如世之學者自童子時即連屬而讀之長遂不復分別且多不知其孰爲馬鄭所傳孰爲晉以後始出者況欲其較量高下分別眞僞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亦可歎也夫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

五帝本紀堯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全載

夏本紀禹貢皋陶謨益稷在內甘誓之文全載僞書之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三篇無載其一語者

殷本紀宋世家湯誓洪範今在周書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載微子載其半盤庚略載大意僞商書凡十篇無載其一語者湯誥頗載有數十言乃今僞書所無

周本紀魯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載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半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略載大意燕世家之君奭衛世家之康

誥酒誥梓材泰本紀之泰誓皆略載大意僞周書十二篇無載其一語者

按眞古文尚書二十八篇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載其半者四篇略載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載者周書六篇而已蓋此十四篇者誥體爲多文詞繁冗而罕涉於時事故或摘其略而載之或竟不載從省文也然所載者亦不可謂少矣僞書二十五篇乃無一篇載者何也皐陶謨載矣大禹謨何以反不載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泰

書何以獨不載呂刑衰世之法猶載之周官開國之制而反不載至於武成乃紀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載然則司馬氏之未嘗見此書也明矣夫遷既知有古文而從安國問故矣何以不盡取而觀之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卽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不出於安國顯然易見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一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歷志嘗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

同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竝同上

尚書逸篇二卷○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經籍志

按漢志所引伊訓武成之文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則今之伊訓武成非孔安國壁中之書明矣伊訓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則大禹謨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僞之誥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葢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殘缺難解故漢志雖閒有徵引而學者皆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既無師說則日益以湮沒是以迨隋僅存二卷至唐以

僞書取士人益不復觀覽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書逸篇即馬融之逸十六篇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眞古文而二十五篇爲後人所僞撰不待言矣

一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註】書尚書逸篇也趙岐孟子

記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註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同上

書曰洊水警余註尚書逸篇同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註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學記註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註君陳蓋周公之子

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坊記註）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註）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悞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鄭康成緇衣註）

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註）夏書逸書也（韋昭國語註）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註）逸書（杜預春秋左傳集解）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註）逸

書同上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周書逸書同上

右十則皆見於今僞書而趙鄭韋杜諸儒皆註以爲逸書或云今亡然則自漢逮晉無一人之見此書也無一人見此書則此書不出於安國明矣此四書中所引尚書之文尚多不可悉載姑舉數則以見其凡○孔氏正義云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歷引泰誓武成並不與孔同賈逵奏尚書疏與孔

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作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等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國以後學之博者西漢無過向歆東漢無過趙班賈馬服鄭吳晉無過韋杜之數人者皆不見天下豈復有見此書者藉令安國果有此書一人偶未之見遺

之可也必無四百年中博學多聞之士竟無一人見之
之理然則當時原無此書而此書爲後人所僞撰不待
言矣
據此六端觀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僞撰非孔壁中
之書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來學者皆信之而
不疑何也葢緣傳僞書者恐人之不之信巧爲之詞曲爲
之解學者不復考其源委遽信以爲實然故也其說大抵
有五其一謂馬鄭所傳乃今文非古文故與伏生之篇數

同而無二十五篇由是學者遂眞以三十一篇爲今文而
不復疑此書晩出之非眞矣其二謂今文乃伏生之女所
口授因齊音難曉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故多艱澁難解
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學者遂眞以三十一篇爲口授
而不復疑此書文體之不類矣其三因漢書有張霸僞作
百兩篇一事遂誣漢志所載安國多得篇目乃霸僞書之
目所引伊訓武成篇文乃霸僞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復
疑東晉以後出者非眞而反謂西漢之時得者爲僞矣其

四因漢書有武帝末未列學官一語遂誣終漢之世不列學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見由是學者遂不復疑此書爲晉以後之書而反謂司馬趙鄭韋杜諸儒爲未嘗學問矣至其尤誣妄者正義引晉書云皇甫謐於姑子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

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由是學者遂以此二十五篇爲眞有所傳而不復疑其爲後人之僞撰矣而豈知其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嗟夫兩漢晉隋之書昭然在耳目間非天下之秘書世所不經見也何爲皆若不見不聞然者而惟僞說之是信乎故今復采漢晉諸書之文足證其僞妄者列之左方學者一一核之可矣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

漢之書所藏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

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
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後漢書儒林傳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
韓詩與毛氏異同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
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書經籍志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較之而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撥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所見者眞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撰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云初習歐陽尚書即今文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復有存者後世學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爲古文少者爲今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爲今文謬矣。孔氏正義稱劉

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爲劉向未見古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較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然則劉向但見眞古文未見僞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則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爲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一無論馬鄭所傳之爲古文而非今文也卽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書并無其女口授之事不得與二十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齊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爲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

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删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書而不云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爲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衆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

必其文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並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已故僞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譌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

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爲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

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
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爲儒林傳
乃絕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
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識已是以造爲此說
托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
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眞天
下之怪事也已

一張霸之僞書乃百二篇幷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

斥之必無反以僞書爲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漢書儒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爲僞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

詆其僞作藝文志又深信其眞作律歷志反引其書爲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僞書而爲孔壁之眞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爲眞則梁陳所出者爲僞可知也況霸所採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爲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頴達但欲表章僞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爲僞復公然以百二篇爲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

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僞書并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頴達之說顛倒矛盾類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見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

生虞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

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且爲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皆授官而爲世所欣慕矣安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志所謂未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穀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註之獨古文尚書遂

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

食者多也

一正義稱鄭冲傳古文尚書皇甫謐採之作世紀至梅賾

奏上其書於朝考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

鄭冲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之語并無所

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爲太守謐不爲加禮一事並無柳傳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嘗奏上此書本紀卽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並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并無蘇愉等三人之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爲某帝之時某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係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其誣故傳僞書者爲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眞僞

孔氏道聽塗說遂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主講尚書之時沖所執者果係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云尚書既但云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栁爲太守謐不加禮瑣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謐果從栁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

百二篇而謂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其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爲白况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爲有乎

一非但梅賾未嘗奏上此書也即鄭冲亦未嘗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考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

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沖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爲句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今僞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沖果見此書豈容復采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爲是則其未嘗見此書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註】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集解

按今僞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僞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云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爲證乎安國旣引墨子爲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並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

按此註是以此言爲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

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僞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復作此解且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僞書僞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孔氏正義云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處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爲彼忽以爲此安

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顯違猶
欲曲全僞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爲
妄人所誣如是爲顯違者不能爲乃祖辨其誣顧反附
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傳之紕繆動輙歸咎
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寃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余
之所爲長太息者也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
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

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考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爲虞書詳見唐虞考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云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

嘗行於世至齊梁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爲奇貨而註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註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鷟李巨來皆以爲皇甫謐所作以余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爲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况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蔚

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以駁鄭義而伸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爲夏桀之時而肅以爲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爲武丁之子而肅以爲太甲之事今僞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僞傳以祖甲爲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爲宗肅學者之所僞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爲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

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爲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適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淸談卽殫心於詩賦筆札經術之士絕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爲今文由是宗肅學者得以僞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旣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始行於當世也孔氏但見僞書僞傳之說多與肅同不知其

由遂疑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夫肅專攻鄭氏如果此書任
前肅嘗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爲證云尚書某篇
云云某傳云云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爲但若出之
於已然者然則是僞書之采於肅說非肅說之本於僞書
明矣即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
多載其語者亦作僞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鶡冠子采賈
誼之鵩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鶡冠子耳但南北朝
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僞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

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既不能辨其眞僞又誤以其傳眞爲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註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僞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爲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僞撰者矣

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爲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也即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僞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

語二十七卷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僞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

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爲疑亦其

徒所作而託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僞撰古書乃肅黨之

長技今僞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

肅黨爲之而誰爲之乎

亦不但尚書有僞孔氏古文經傳也卽孝經亦有僞孔氏

古文經傳孝經正義云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

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閒劉

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

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云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
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
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
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
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頒於天下
以十八章爲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
造爲僞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

而有司馬正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眞書而用僞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爲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掇何其似聖人之言也曰烏得似後世學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無一道學陳腐之語然其所載行政用人之略及訓誥中所與其君及羣臣百姓言者無一非修身經國之要務不言道而

道莫大焉不言學而學莫純焉其二十五篇則不然自其所采經傳舊文而外大率皆道學語然按之乃陳腐膚淺亦有雜入於異端者其義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與經傳相應無可議者二十五篇則言多而事少其事皆雜采於諸子及漢儒之注說考之於經旣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謬其事不經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書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謨誓誥各有其體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則自大禹謨至

同命其文如出一手謨訓命誥約略相似更無分別其文不類三也昔宋阮逸僞造元經稱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書目無之唐藝文志亦無之且避唐景帝之祖神堯諱稱石虎爲季龍又避唐神堯諱稱戴淵爲若思以故直齋陳氏得知其僞謂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記無之班范兩漢之書無之賈逵馬融鄭康成之所傳亦無之趙岐杜預韋昭諸儒皆不之見而其中雜以異端之言小說之事魏晉排偶組練之文與三

十三篇之書高下懸絶較之阮逸僞書尤爲易辨惜乎
後世學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曰經傳所引尚書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
僞也曰此作僞書者剽竊經傳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見
夫鐵器乎鑄者無痕而補者有痕凡經傳所引之語在
三十三篇中者與上下文義皆自然相屬在二十五篇
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補綴之迹其有痕無痕至易辨
也且其中有傳記所引逸書之文而剽竊之者亦有傳

記之所自言並非引書而亦剽竊之者六府三事卻鉄自解經文同德度義甚宏自抒已見豈得牽帥之以入經至於除惡務本乃權謀之士所言尤不得入聖人口中也有采經傳之意而改其詞者有攸不為臣東征刪其首句而移之伐紂可平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為予而屬之武王謬矣有采經傳之詞而失其意者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已不私其親可也以周親屬之紂則不倫嘉謀之歸于我后臣下自相勉勵可也成王以之命

官則失言此剽竊之不能掩者也且尚書凡百篇而凡經傳所引略已盡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則其餘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當有逸書四十二篇經傳遂無引其一語者乎是以傳記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專以裒集傳記之語成文者也即以其引傳記觀之而其僞已不能掩矣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兩漢有兩漢之文魏晉以還文體益變二十五篇之文豈後世文人之所能贋爲此固不得

疑爲僞也曰能贋爲者多矣魏晉之世文士多好摹擬古人之文其習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誥其聲音笑貌儼然尚書矣試隱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無識之人觀之豈復有疑其僞者乎宋文彥博帥永興得褚遂良聖教序墨蹟因令子弟臨摹一本會晏僚屬乃並出二本令座客别之客皆以摹者爲眞蹟也夫書法其淺者也猶且如是况文之難知乎嗟夫管晏鶡冠諸子大率皆後人所僞撰至於昭明所選高唐風賦黄鵠怨歌

之屬爲後人所擬作者尤多乃傳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爲眞故凡世之以僞亂眞者惟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辨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視莠莫非稷也視魚目莫非珠也烏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訟之者則至今必奉爲聖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豈可勝道特難爲不學

而耳食者言耳縱使梅賾果嘗奏上此書尚不可據爲實況並無此事乎此所關於聖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辭尤謗而考辨之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